

大時代文庫第六種

物之隱白塵改經

新編

館

大時代文庫

第六種

民
族

萬
歲

宋之的
陳白塵
的
改編

大時代文庫

民族萬歲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
作
人

宋 之 的
陳 白 麋

發
行
人

張 靜 廬

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	上海福州路	分	長沙東長街
	廣州漢民北路		武昌胡林路
	梧州大中路		成都祠堂街
店	宜昌二馬路	店	西安南院門
	重慶武庫街		昆明西華路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漢初版

發行額：四〇〇〇册

實價三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乙項：第三一一號出版：第三〇二二號

民族萬歲

五幕

時間 九一八後

地點 東北鴨綠江畔

人物 魏大鵬

魏妻

華兒 魏子

德兒 魏次子

史國雄

傅洪年

梅三

施梅

目次

包文信
漁人
蠶人
牧者
十肥正雄
祿多夫
陸侃言
章明
教書先生
雷老者
僞軍甲
僞軍乙
日軍甲
日軍乙
民衆

第一幕

第一景

景 鴨綠江畔，

江灣處，激流澎湃。

夕陽斜照。

一漁人在江中泛小舟。

江畔羣山環繞，古木叢生。遠處峯巒，白雲繚繞。閉幕時，但聞蛙聲鼓噪，野鳥歸林。牧牛歌與鞭聲羊鳴相協合。繼續約三四分鐘。

(景物忽變，隱然有隆隆聲自山間響起，濃雲突自遠處天際湧出。)

(漁人自舟中出，牧人自山岩攜長鞭下，颯沓亦自林中至。)

漁 真是天有不測風雲，好好的大晴天，一下子就變啊。西北角上的雲那末急，山裏

又這們隆隆隆隆的響，我說，這場大風雨怕是免不了的咧！

牧 可不是麼，我在這山裏住了六十多年，連那山裏有多少樹，水裏有多少魚，差不多都知道得清清楚楚，這樣的天，我可沒見過，一定是要有大風暴來咧！

獵 一定的！連野獸全跑的那末快，找地方躲着去咧！

牧 (高聲喊) 小皮，看看牲口都集齊了嗎？

皮 (在遠處應) 我把它們都趕在這個山灣裏來了！

牧 那個牛呢？不是還在山那邊叫嗎？

皮 我就去把他趕回來！

漁 那個牛可真好看，那樣肥，那樣壯，在這一帶簡直找不出對兒來！

獵 還是你的馬？老白白！

牧 我那有這樣的好福氣！——這是陸家的！

漁 自從陸家的老太爺死了以後，陸家的小東家——那個陸侃言可更不像樣子了！

鐵 聽說他在日本老爺那兒做了官咧！

牧 (感慨系之的) 嘿，年輕的人，一被富貴迷了心數，就忘了本咧！(欲下)

鐵 你就要回去咧嗎？

牧 是時候了，這山裏的草全快叫他們那些畜生吃光了，哈哈！

漁 那是誰？

牧 什麼？

漁 有一個人急急忙忙的往這兒跑來了！

鐵 我認識他——他是咱們村子的包文信！

牧 他碰到什麼事情了吧！爲什麼跑的這們急，一定是有狼在後面追他！

(包文信——一個青年農民，衣服上有血跡，氣喘呼呼的奔上台來。)

包 快點，快點，撐船的，渡我過去！

漁 你這們着急，究竟爲了什麼事咧！

包 求求你，快點，要不然我就要死在河這邊了！

獵 老鄉，你到底有什麼事啊！

牧 還是在路上碰到狼咧！

包 不是！快渡我過去吧，有人抓我，日本老爺的騎兵，就在我的後邊，他們一抓到

我，我就活不了咧！

漁 他們爲什麼要抓你呢！

包 請你先把我的救過去，我再詳細的告訴你！

牧 看你滿身是血，一定有什麼事了！

包 駐在我們村上的小隊長——山田犬一郎！

獵 那個王八蛋！是他派兵抓你嗎？

包 不是，我已經把他殺了！

牧 啊，老天爺！你怎麼幹的！

包 你想，要是他想糟踏你的老婆，你要怎麼幹呢！

漁 他糟踏了你的老婆嗎？

包 沒有，他一點好處也沒得着，我用我的斧子把他結果了！

牧 噢，你是不是這們一斧子，就把他的腦袋劈開了！——快，都說給我們聽一聽，

讓我們也痛快痛快！

包 我正在林子裏斫柴，我的老婆突的跑來告訴我：說二郎在我的家裏，叫我的老婆給他打水洗澡，對我的老婆做出輕薄的樣子，要拉我的老婆跟他一塊兒洗！她總得逃出來找我，我一聲也不響，趕緊跑回家去，就這們一斧子——

牧 他的腦袋就裂開了！好，你做得好，就在我這種年紀，要遇到這種事，也要拚拚老命！

漁 這個混蛋，害人精，到今天才得到報應！老鄉，你今天算給老百姓出了口氣！

包 事情很快的就傳開了；他們正在追拿我——啊呀，說話之間——天哪——他們就

要來了！

(雷聲起)

牧 (命令式的)來，撐船的，把這條好漢子渡過去！

漁 (望望天色，猶疑的)不，大風暴雨就要來了，你得等一等！

蘊 (對漁人)什麼，你不，眼看着自己弟兄碰到這種災難，你全袖手不管嗎？

(江水澎湃，雷聲震盪)

漁 你看，江水這們急，風浪這們大，人總不能跟老天爺作對呀！

包 (跪抱其膝)老天爺幫助你，請你可憐可憐我吧！

牧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撐船的，可憐可憐吧！

蘊 你也有老婆，也有孩子，你敢保你的老婆孩子！

(雷聲大作)

漁 甚麼？不能說我也有老婆孩子，就讓我丟掉一條性命啊！——你們看，江水這們

翻滾，船能撐的住嗎？——我本心很願救這個老鄉，可是不能夠，不能夠！

包（尚跪膝前）那麼，你忍心眼看着我被鬼子抓住嗎？膽，你只要把我渡到對岸去，我就可以活命了！對岸這們近，一眼就可以看到，只有你的船，可以渡我過去，可是你，你，你却寧肯看着我死——

牧看，那邊山頭上誰來了！

（魏大鵬影子出現於山頭上）

膽好了，大鵬來了！

（魏大鵬挾弓彈至）

牧怎麼，他的槍那兒去了！

（大鵬下山坂）

膽被日本老爺收走了，現在就剩下他那心愛的彈弓了！

（大鵬至眼前）

魏 誰在這兒？怎麼跪在地下？

獵 是村子裏的一條好漢子；爲了山田犬二郎——就是駐在村子裏的那個豺狼，要糟踏他的老婆，他就用斧子劈開了那豺狼的腦袋。現在，日本老爺的追兵，就要來了，他求渡過江，可是這傢伙却偏不渡！

漁 大剛你也是撐船的好手，你看江水這們厲害，連船帶人，不全要淹死嗎？誰敢冒這個險呢！

魏 人在危急的時候，什麼事都敢做！

（雷聲大作，江水狂吼！）

漁 要我淹死在水裏嗎？要我的命，我也不幹！

魏 想救的人就不該爲自己着想，老天保佑你，渡他過去吧！

漁 說的好好！這兒是船，那兒是江，請你試一試！

魏 江水還有慈悲心，鬼子是一定沒慈悲心的！請你還是試試！

牧·藏 救他！救他！

漁 就是我的兄弟，我的兒子，我也不限水去拚命！今天是五月五，端午節，江水會吃人的！

魏 說這種空話有什麼用，這個人一定要救！你說，你願意渡他嗎？

漁 不是我不願意，是——

魏 把舵給我，我願意試試！

牧 好，大鵬，不愧你叫做大鵬！

藏 這才是我的同行！

包 大鵬，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生一世要報答你！

魏 我一定把你救出鬼子的手！我們寧肯死在江裏，也不要死在鬼子的手裏！萬一我們要渡過江，你可以藏到史國雄的家裏去，他是個知名的漢子，一定能夠保護你！（對藏者）萬一我們要渡不過江，老哥！請你好好的照顧我的老婆，我做的

事是從來不後悔的！

(入舟中)

牧 (對漁人) 你不害怕嗎？你一樣是個撐船的名手，大膽敢做，你為什麼不敢！

漁 這——再好的人也不能和他打比，像他這樣的人，在這個山裏就沒有第二個！
續 (登山望) 他已經撐開了，船上動了——老天爺，這江水多兇，把船快打沉了！

(江水翻響)

牧 好大浪！——我看見船咧！那船呢！——哦，哦！那兒呢！那兒呢！好像伙，
好大力氣！

漁 土肥正雄老爺的追兵來了！

(日本騎兵上)

日兵甲 你們把兇犯藏在那裏去咧！

日兵乙 我分明看他逃到這條路上來了，你們竟想把他藏起來嗎？

牧·漁 老爺，你們說的是誰呀？

日兵甲 不要裝糊塗！哈，那是什麼，一條船！媽的！

牧 哦，你們抓那條船哪！快，趕緊追，還能追上！

日兵乙 他跑咧，該死！

日兵甲 (向牧者) 對岸那座整齊的宅子是誰的？

牧 那兒！

日兵甲 就是那座漂亮寬大的房子！

牧 哦，那是史國雄家的！

日兵乙 史國雄！我彷彿聽說過這個名子！

日兵甲 聯隊長常常提起他，有錢，有田產，一塊肥肉，可是個壞蛋！

牧 不，老爺，他是我們這兒知名的好人！

日兵甲 不準你講話！你們把兇犯放跑，以為就完了嗎？去，把他們的羊羣衝散！

(日兵乙下)

牧 老爺，冤枉，不……

日兵甲 不，不什麼！走，跟我們走！要打死你們！

(小皮在遠處喊)：「老爺，爲什麼把我的羊趕散啊！」

(羊鳴)

(小皮哭)：「啊喲，我的羊啊！」

獵 老爺，我們——

日兵甲 (拔出槍來)不准講話！走！

(日兵乙上，小皮隨上)

皮 (奔向牧)爺爺，我的羊——(牧無聲的走)爺爺，你到那兒去？

日兵甲 去坐監牢——走！

(日兵甲乙押漁、牧、獵下。)

皮（癡呆的哭）老天爺，什麼時候這些鬼子才能死光啊！

——幕——

第二景

景 村旁空地，正在建築一座帶有監獄之日軍營房。一座轟轟的木架轟入天空。

鉄秀不斷地升降着，巨聲轟轟然。工人搬運忙碌。不斷地有叫號聲。

工頭忙亂地指揮着吆喝着，以藤鞭鞭打着來往的工人。

工頭（怒吼着）快！快搬！石頭！磚頭！媽的！快點！——看你媽的像死豬一樣！——

——幾天沒吃飯啦？——快呀！

（漁人及收人扛一石頭上，步行甚緩。）

工頭 老王八蛋！裝死啦！——快點！——怎麼啦？你們兩個人只抬一塊石頭？——再加

一塊！

漁（歇下担子，拭着汗。）頭兒！你可憐可憐這老頭子罷！他連一塊都抬不動了！

（老牧人喘息着，說不出話。扶着自己抬的石頭，將跌倒）

牧（喘息。哀求。）頭兒！……我……真……抬不……動了！……

工頭（兇暴地鞭打。）放屁！抬起來，走！

（牧人一個踉蹌，沒跌倒。和漁人無聲地抬起石頭，走了。）

（同時，獵人挑了兩塊石頭上。）

獵（憤憤地放下石頭。頭兒！你還有良心沒有？——這老頭兒連路都走不動，你還

要折磨他？

工頭（暴怒）你是什麼東西！——住嘴！

獵（也頑強地。）……我是什麼東西？我是漢奸！

工頭 放你媽的屁！（舉鞭欲打。）

（獵人也舉拳將還擊。）

(施梅突然跳出來。)

施 (站在二人中間，面向工頭。) 你幹嗎？

工人等 (紛亂地呼號。) 幹嗎？——你敢打人嗎？打他！

工頭 (軟化。) 哼，看你們兇：等這座牢房蓋起來，看你們這班東西都關進去！

(憤然而去。)

施 (笑。) 哈哈！把我們關進去？等着瞧罷！

漁 簡直是個漢奸！跟陸侃言是一對兒！

牧 施梅，頭兒說，我們蓋的這座房子，是一座牢房，真的嗎？

施 也是真的。可是牢房用不了那末大！你看，那後面用石頭砌的房子就是牢房！

漁 那前面呢？

施 前面，前面蓋的是日本鬼子駐兵的營房！

漁 那是駐日本兵的營房？

施 對了。他不能把老百姓全抓進牢裏去，那麼牢房不夠用的，——有了這座營房，
 駐上幾百個日本鬼子兵，這周圍幾個村子的老百姓，就動也別想動了！

漁 (驚叫) 啊！——那我們不是自己替自己蓋牢房嗎？

施 等鬼子蓋好了。咱們就是自己替自己打好一口棺材！(沉默地坐在石階上)

獵 (暴叫) 那打死我也不幹了！

施 (急止之。) 別念！——你不慌生氣，再告訴你一件事，那會叫們你氣死哩！(衆
 沉默靜聽。) 你們知道蓋這座營房的木料，石料，磚料是那兒來的？(衆走上)
 步，問：那兒來的？) 是史國雄的房子上拆下來的！

衆 (驚叫。) 啊？——史國雄的房子？

施 你們知道史國雄那座五進大瓦房被鬼子拆掉了。

牧 史國雄？阿彌陀佛！……那是個好人！好人啊！……

獵 幹嗎拆他的房子？

施 這運用間，自然是那個聯隊長想霸佔他的房子！

藏 媽的！又是那個聯隊長！

牧 啊！又是他！——他，……他，那個鬼東西到底叫個什麼鬼名字？

漁 叫土匪正雄！

牧 對，對，……對了！（念。）土匪——真是一個土匪！

漁 是土匪！

牧（固執地。）管他什麼土匪，我說他是土匪！

藏 別噁聲！——施梅，你講下去！

施 史國雄自然不肯讓給他呀。鬼子就記恨在心了。那一天，大鵬不是把包文信藏在史國雄的家裏嗎？這件事後，又讓鬼子知道了，加着鬼子知道史國雄從來就恨鬼子。乘着這回事，說史國雄窩藏匪人，一響命令，就把他的房子全給拆了！拆下的石頭磚頭都搬到這兒來蓋牢房了！

牧 那，……那我們是擊史國雄的房子，來蓋自己的牢房呀！……老天爺呀！這

……

獵 (摔了扁担)。這，我不幹！打死我也不幹了！

漁 對，不說別的；就爲了史國雄，我們也不能幹了！

(工人們都騷亂起來。)

施 (急止。)別亂嚷！不幹也有不幹的法子！比別一亂嚷，鬼子反的機關槍就會搬過

來，一個也活不了！

獵 (氣憤。)那你說怎麼幹？

施 史國雄他自然有辦法！我們要聽他的話！……他此刻正在各處想辦法哩！

漁 (驚叫。)啊！看：史國雄來了！

牧 兩個人哩！還有一個是誰？

獵 誰？只要看見那張彈弓還不認得他嗎？

衆人 啊！那是大鵬。

（史國雄及大鵬上。一邊談着話。）

史 大鵬看罷！這就是日本人給我們東北老百姓造的大監獄！……可是這兒的一個，還是小的哩！沿着鴨綠江，就不曉得造了多少座！

施 史先生你說，這牢房我們還能再蓋下去嗎？

史 大鵬你說，我們還能讓這座監獄建築下去嗎？

魏（看建築。）這怕什麼？咱們老百姓自己能蓋起它，就能拆掉它！

（鼓聲起。兩個僞軍擁一軍帽上。婦孺喧嘩從之。）

纖 敲鼓幹嗎？

漁 像賽會的一樣，是幹嗎的？——還舉着一頂帽子哩！

僞軍一（一個瘦子，舉着帽子。）大家聽着！

僞軍二（一個胖子，擊鼓。鼓停。）別嚷！別嚷！總士肥聯隊長長的命令！

牧·獵 又是土匪的命令！

漁（以肘搗之。）別吵，聽他說什麼。

偽軍一 聯隊長命令：這是聯隊長的帽子，也就是聯隊長的代表！老百姓看見這帽子，就得下跪，磕頭！——誰要違抗命令，就沒收他的家產，自己還得監禁！

獵 什麼？要一個人對一頂帽子磕頭！

偽軍一 誰敢講話？

偽軍二 不要胡鬧！這是聯隊長的命令！

（偽軍一二下。羣衆亦隨去。）

牧 這真正是土匪的命令！

（羣衆大笑。隨下。）

牧 呸！這是他媽媽那一國的王法？

獵 這那里是命令？——是放屁！（向羣衆。）大家站住！（奔向羣衆下。）——僅獨

其聲。)咱們就聽鬼子這末要嗎?咱們到底是人還是什麼?……(羣衆悶叫)。別

走!咱們到對過飯館裏去談談。

施 (欲追罵人去。又急向史國雄)史先生，大家要談談，那非請您去不可!

史 你去，我就來。——大剛你看見麼?

魏 (沉默，憤怒。)我看見了。——好明兒見。(欲去。)

史 怎麼，你哪兒去?

魏 回家去

史 (握住他的手臂。)大剛，我有許多心事要對你說!我們來談一談。

魏 心事?——談有什麼用?

史 不談談怎麼好幹?

魏 (冷然。)幹什麼?——此刻只好忍耐!

史 你說還要忍耐?——還耐忍到什麼時候?這營房，這監獄，馬上要蓋起來了;這

種荒謬絕倫的命令已經發下來了。我們的老百姓被他們奸淫屠殺，我們的田地房產被他們掠奪霸佔，我們還能再耐麼？

魏 能忍耐一點，就忍耐一點！

史（驚）這是你的真心話？大鵬！

魏 他們好比一隻老虎，可是人無害虎心，虎無傷人意！你不擦它，就完了！

史 不去擦它？——可是它先要害我們啦！你難道還相信他們那些中日親善，共存共榮的鬼話麼？日本軍閥就是一隻吃人的老虎！只有大家一起聯合起來，才能趕走它！

魏 什麼？大家聯合起來？

史 噯。如果三個村子的人聯成一氣，就成！

魏（搖頭。）你就相信「大家」。——大家不等死到臨頭是不會起來的！

史（嚴肅地。）大鵬，你此刻還不相信大眾的力量？

魏 我只相信我自已！

史 大家聯合一起就是最大的力量！

魏 相信自己的人是不需要別人的力量的！

史 (反激)可是，大鵬假如我們三村的人聯合起來趕走日本鬼子，那你不打算加入我們的隊伍麼？

魏 (二驚。抓住國雄的肩膀。)這是什麼話！我大鵬是不顧朋友的人麼？你們要怎麼幹，告訴我。可是我不會開會，不會說廢話，你們要我大鵬幹嗎就幹嗎！——但有一樁，你們可不能忘掉我大鵬！

史 (欣然。)好大鵬！大家不會忘記你！

魏 (突然而走)好，明兒見！(下。)

史 (看着他的後影。)大鵬到底還是大鵬！

(鐵夯轟然一聲，有人慘叫。眾人向木架奔走。)

施 什麼事？

漁 鐵券掉下來，碰壞了人了！

(章明麗裝奔上。)

章 什麼事？(眺望。驚叫。掩面。)哎呀！……

施 (側目而視)。請走開！請走開！碰死人不是什麼好頑兒的事！

章 哦！這是如何悽慘的事啊！——誰能救活他？誰能救活他？我賞一百塊錢！

施 (冷笑)錢？錢有什麼用？你以為錢，可以買命嗎？哼，我們老百姓死了上千上萬

了，收起你的臭錢罷！(轉身奔去。)

章 (大驚。)什麼？……

(陸侃言戎裝奔至)

陸 啊，小姐，你跟這些下賤東西講什麼？

章 (側目)。你別管我！

施（冷笑）哼！真是下賤東西！——漢奸！（下。）

陸（大怒）混蛋東西！站住！（掏手槍追去。）

章（攔住陸）你幹嗎？

陸 我打死他！

章 爲什麼？

陸 他侮辱我！

章（冷然。）他侮辱你？——我看他並沒有侮辱你。

陸 什麼？章小姐，你？……

章 如果你認爲，這是侮辱，我倒想侮辱你一下。——因爲，我也覺得你是個——漢奸！

陸 你！

章 用手槍打死我麼？

陸 章小姐，你這是什麼意思？

章 （輕笑一聲，下。）……

陸 （呆若木鷄。）章小姐！章小姐！（追下。）

（有婦人痛哭聲。）

第三景

景 傅洪年的住宅。

開幕：

夜裏 梅三焦燥的在左右徘徊。

、傅洪年悄悄的上，觀察他很久，默默的搖頭，很哀憐的樣子！

梅 （警覺的轉過身來。）誰？

傅 （制止他）輕聲點，不要喊！在我家裏住着，千萬別到處亂走，我這宅子的瀕

圍；簡直快被偵探包圍起來了！

梅 在一面城，有什麼消息麼？

傅 (搖搖頭)

梅 我父親那兒，有什麼消息嗎？

傅 也沒有！

梅 (爆發似的) 我簡直不能再等下去了，我犯了什麼罪呢，要這樣像囚徒似的躲起來！那個小子要牽走我的牛，我那最好的一套牲口，世界上難道有這個理嗎？這事情要放在誰身上，誰不要打斷他的手指呢！我難道有什麼錯嗎？

傅 咳，小孩子，誰都可以打斷他的手指，就是你——你不可以！

梅 爲什麼！

傅 爲了你是個中國人，一面城的一個老百姓！

梅 那麼，他呢？他不是個中國人，和我一樣嗎？

傅 不要這們急燥！他雖是個中國人，可是做了漢奸，跟土吧正雄一鼻孔出氣了！你又有什麼法子呢，要是你被他捉住，打死了也是沒處申怨的！

梅 你不曉得他牽牛的時候，對我說的那些話：「你們老百姓要想耕出，自己不會拉犁嗎？要牛幹什麼！」這簡直是把人比做畜生嗎？我實在氣不過，才把那個走狗打跑的！

傅 瞎，也是啊，一個年青小夥子，怎麼能甘心受人家欺負呢！自從日本人來了以後，我們想再像從前似的這太平日子，可就難了！

梅 一定要回去！

傅 回去送死啊！

梅 你想，我的父親，他會怎麼樣呢！近七十歲的人了，正需要人服侍，我離開了他還有誰服侍呢！他老人家的脾氣，又那麼古怪，常常在街上罵那些漢奸們不要臉，萬一他們要欺負他，有誰保護他呢，不，我非走不可！

傅（強迫的）你還是給我呆在這裏吧！等一下子，到我們得到一面城什麼消息的時候

——聽，彷彿有人打門！多半是土匪正派人來搜查了！——快進去，藏起來！
噯，什麼地方都不安全，鬼子到處都在橫行霸道了！

（叩門聲）

傅 快，走吧！（梅三藏入房內）什麼人打門，打的這麼兇，漢奸跟鬼子串在一起，到處橫行霸道！（傾聽）這一定是偵探，怎麼辦呢？

（打門聲愈急。）

（開門，驚訝的倒退？史國雄入內。）

傅 嘿呀呀，史國雄老弟，老天，老天，真是貴人！快坐下，坐下，今天那陣風把你吹來了，你到這兒來找什麼？

史 我舊日那些安樂的生活，找古代那個和平的中國！

傅 今天看到你，我真高興極了！怎麼樣，家裏全好吧？弟婦可算能幹啊！又賢慧又

能幹！沒有一個人不稱道的！——喂，我問你呀，你從一面城來，看到什麼沒有？有什麼消息嗎？

史（坐下）我看見了一個新工程在建築？

傅，是個什麼機子的東西？！

史 是個吃人的監牢！拆了我房子上的磚，用我們中國人房子上的磚，用我們中國人的血汗，給我們中國人造監牢？

傅 萬惡的狗強盜？

史 老哥，我不瞞你說，我並不是因為閑散才到你這兒來，我是因為——

傅 怎麼？

史 像往常那些太平的日子是沒有了，到處都一樣的受着鬼子的欺負？再容忍下去，就只有死——！

傅 像鬼子那樣的作威作福，不講理性，也實在是太混帳了！

史 在一面城那地方，已經發生了流血的事——那個山田犬二郎，駐在一面城地方的

日本小隊長，有一天去輕薄包文信的老婆——

傅 混蛋，老天會報應他！

史 沒等到老天報應他，包文信就用斧子臂開了他的腦袋！

傅 哦，包文信本來是個很老實的人！

史 最老實的人，在忍無可忍的時候，也就只有反抗！

傅 他現在怎麼樣？沒被那些狗娘養的抓住嗎？

史 令婿大鵬把他渡過江去，我把他藏匿在石坦下。——還有一件更殘忍的事，只要

是有血性的中國人，都不得不同聲一哭！

傅 怎麼回事？

史 從山這邊拐過去，山角下住著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子，是個正人君子，附近一帶，

沒有不聞名的！姓梅。

傅 是的，我知道他，他怎麼樣了？

史 日本鬼子看中了他的耕牛，就找了個小漢奸到他的家裏去搶劫！當那小漢奸氣勢汹汹的要牽他的牛時，他的兒子就用鐵鍬打斷了小漢奸的手指，逃跑了！

傅 (極緊張的)可是他父親呢？那個老頭兒現在怎麼樣了！

史 日本鬼子抓住了他的爸爸，要他交出他的兒子，這老頭兒對天發誓，他不知道兒子的下落！土匪正雄就派來了執刑官——

傅 (跳起，制止他)別再說下去！不要說了！

史 (更激昂的)土匪正雄說：如果你的兒子要逃掉了，我就要你的——馬上就把那老頭兒按在地上，叫人用鐵鉤子，鉤出了老頭兒的一雙眼睛——

傅 哦，我的老天爺！

梅 (闖出來)甚麼，你說甚麼！

史 (對傅訝異的)這是誰？

梅（顫抖的緊抱住史）鉤出了一雙眼睛，你說什麼？

傅 唉，可憐的人！

史 這是誰？

傅 這就是他的兒子！

梅（啜泣的）我逃掉了！——鉤穿了他的一雙眼睛！

傅 不要難過了——

梅 因為我的罪，因為我的過失——他竟瞎了！你說，完全瞎了嗎？什麼也看不見了嗎？

史 我已經說過了，眼珠子已經爆裂，什麼都看不見了！

梅 永遠，永遠的看不見了！（以手掩目，半晌無語，然後轉向傅，又轉向史，低聲嗚咽的說。）他看了七十來年的山，七十來年的水，七十來年的樹，甚至於我，他的兒子，一下子都看不見了，瞎了，被鬼子把眼睛挖去了！——怎麼，你們爲

什麼這樣的望着我，望我的眼睛嗎？我有眼睛，我還可以看見他，他再也看不見我了！完了！到了七十多歲的年紀上，瞎了眼了！

史 唉，我還要加重你的愁苦！挖掉了他的眼睛，不但不給他治，還把他所有的家產，田地，連一草一木，都給他搶去！把他一個人擡在門外，讓他一個人在郊野去凍餓而死！

梅 （半天，有決心的）我要去——

傅 那兒去！

梅 你不要管！（大號）我成了個什麼人啊，只顧自己逃掉了，讓年高的老父被敵人挖掉了眼睛，天下還有我這樣的逆子嗎？不，我一定要報仇，什麼人也不能阻止我，我要向土匪正姪去要我父親的眼睛，我寧肯死，也不能——（欲下）

傅 先等一等，你怎麼能找到他。他深居在他的兵營裏，等不到你到他跟前，就先要被她打死了！

梅 那怕他住在天涯，住在海角，我也要打開一條路，把他的眼睛挖出來！想想吧，這樣的仇不報還是人嗎？這樣的日子還能過下去嗎？你們難道願意總這末受鬼子的欺負嗎？你們要等到什麼時候啊！

史 不，現在時候還不到！

梅 哼，要是你的眼睛還在的話，時候永遠也不會到的！——我們是人，不是豬！豬到了屠宰鋪裏，還知道號叫，鬼子在被獵戶追急了的時候，都知道抵抗，甚至於魚，到落在漁人的網裏，還知道掙扎跳躍，我們呢，我們是人，難道連畜生都不如嗎？

傅 假如這三個村鎮的人，都像我們三個人一樣，事情就好辦了！

史 假如惡虎嶺起事，一面城響應，我們高家店的人一定也要幹的！

梅 我在一面城有很多的朋友，人人都肯捨命跟鬼子幹，不過光我們這幾個人究竟力量有限！——我年紀很輕，在諸位長親跟前，還是個孩子，按理還輪不着我講話，

不過我所受的苦，實在逼着我不得不講，兩位全有孩子，是一家之長，顯兩位的孩子，全是孝子，不致連累你們，被人家挖去眼睛，噢，有眼睛的人，是不會知道沒眼睛人的苦處的！但是你們敢担保，將來鬼子的刀不會落在你們的頭上嗎？我爸爸並沒犯罪，假如他有罪，不過和你們一樣，是中國人吧了！

史（對傅）你怎麼樣，我已經準備一道幹！

傅 我們要聽聽那些鄉紳有什麼意見——要是他們也參加，我想更可以號召同志！

梅 在這個山裏，難道還有比兩位更讓人尊敬的嗎？要那些個鄉紳有什麼用！陳侃言是一個了不起的鄉紳，祖祖世世作官，可是他怎麼樣，他也做官，可做了日本人的官了！

傅 這個人在小孩子的時候，彷彿很忠厚，怎麼越大越糊塗了！

梅 靠別人是不可行的！我們只有自己靠自己！

傅 好吧！願老天老爺保佑我們！——老弟，你可以在高家店物色好男兒，我可以在

惡虎嶺號召，可是誰到一面城去呢？

梅 請派我去！這事只有我幹起來最便當！

傅 我不願意，你是我家的客，我應當留心你的安全！

梅 請讓我去！此地到一面城有一條小路我很熟習，我可以藉這條小路尋找朋友，躲避敵人！

史 好，就讓他去吧！不過要留心，要謹慎的在一面城號召同志，不要走漏了風聲！
梅 好吧！可是我們怎麼傳遞消息，才可以風聲不走漏了！

史 我們可以在清風嶺的集合市裏集合！

傅 集合了送死嗎？這事情不能這末明目張胆的做！——依我看哪——在清風嶺左邊有一片草地，四處不透風，那裏，是我們這兩個嶺的交界，住在惡虎嶺的人，可以走水路，住在一面城的人，可以走旱路，我們可以乘着黑夜到那裏去商議。到時候，我們每人帶幾個最可靠的弟兄到那兒集合，再大家一塊兒商量個主意！

史 就這樣辦吧！老哥，你家有酒嗎？

傅 怎麼！

史 拿來！

（富拿酒來，史斟滿一杯）

史 杯裏有酒，這兒是小刀（掖下取刀，）身上有血！（刺中指滴血入杯內。）我們要效

法古人，對天盟誓！共同飲盡這杯血酒，誓死相助，抱定一條心，殺盡日本鬼！

梅傅 （亦以刀刺中指，滴血入杯內）好，我們要抱定一條心，殺盡日本鬼！

（三人飲盡血酒，默然良久。）

——幕落——

第二幕

第一景

景 一片爲羣山環抱的荒涼林地；瀑布自崖上傾注。

(章明繼裝上，陸侃言隨之。)

章 這是什麼地方，好像很荒涼的樣子！

陸 章小姐，好容易有了這們個機會，使我單獨的和你在一道，我真覺得——

章 不開心嗎？

陸 很幸福！

章 這真奇怪了，在這末荒涼的深山裏，有什麼幸福呢！哦，大概是方才那個鬼

引起你的興味吧！

陸 章小姐，你不曉得——

章 我是不曉得！

陸 這個地方恰巧在山灣裏，一個人也沒有——

章 那多討厭哪！兩個人孤孤單單的，一點意思也沒有！

陸 不，我正好把我的心事向你談談！

章 你不去打獵嗎？

陸 打獵的已經走遠了！

章 我們可以追上去啊！

陸 章小姐，假如我不會講話，請你原諒我！我總覺着你是對我——冷淡和疏遠！

章 我不懂，什麼叫冷淡和疏遠！

陸 本來呢，像我這末一個平平常常的人，是不敢大膽妄想的，可是我總覺得——

章 總覺得我和你冷淡和你疏遠是不是？

陸 是的！我總覺得——

章 還覺得什麼——我可不知道了！

陸 請你原諒我的嘴拙，——我的嘴唇在發抖了！我——還覺得——你是知道的！

章 我不知道！哦，你要我猜你的心事嗎？你看見祖國的山河這末好，却淪落在異族的手裏，有點兒不甘心是嗎？

陸 章小姐，別開玩笑了！

章 要不，就是因為你看見許多同胞全被日本人磨折死了，心裏很氣憤，想起來反抗了！

陸 怎麼敢呢！……章小姐，我老實說，我雖說不值什麼，但我的心對於你，却充滿了忠實與戀愛！

章 (莊重而嚴肅的) 你也配談忠實與戀愛嗎？你對於祖國都不能忠，甘心做異族的奴隸，甘心做漢奸，還來跟我談忠實與戀愛，我覺得恥辱！

陸 小姐，連你也這樣的責備我嗎？

章 怎麼，你以為我也許是漢奸賣國賊嗎？我寧願去嫁給那個混蛋土匪英雄自己，也不願意嫁給你——一個認敵作父忘掉根本的漢奸！

陸 好，我的老天爺，你叫我怎麼辦呢！

章、世界上還有比祖國更可愛的嗎？還有比同胞更親密的嗎？可是你却連祖國和同胞一起拋棄了！這就叫我恨你！我越想你！就越恨你，所以我就永遠也不想你！

陸（神彩煥發的）可是，章明，你——愛我！

章 胡說，我死也不會愛一個日本人的走狗！

陸 章明，你——恨我，瞧不起我！

章 要真這樣那也好了——我恨你，瞧不起你，唾棄你，你是個——卑的齷齪！可是我愛你！

陸 你愛我！你說，你愛我！愛！

章 恨，恨你！你是個下賤貨，討厭坯，頂頂沒出息的人，可是——你為什麼這末沒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章 那正是我所希望的！我的心裏從前常常做這樣的夢，我的夢沒有欺騙我！

陸 你現在還恨我嗎？

章 恨你！

陸 怎麼！

章 （嘻笑的跳上山坡）我恨你，因為以後我就不得不老想着你，太麻煩了！

陸 （追她，和她並肩坐下）我從前太傻了，妄想敵人的虎口裏去求生！把我生長了

二十九年的家鄉，送給敵人去宰割，章明，天下還有我這樣的傻瓜嗎？小時候，

我也很愛祖國，那時候，我曾經覺得，要是我失掉了祖國，失掉了我的家鄉，那

就會失掉了一切幸福！可是到真的失掉了，我却不覺得了！

章 現在你覺得了，你就希望祖國能藉了你的手，能夠復興起來，復興後的祖國會更

光明，更自由，我們都可以在自己的田園裏，喘一口氣，不必在顧忌敵人的壓迫

了！

陸 可是——怎麼開始呢？我已經不自覺的鑽進了敵人的圈套，我要怎麼擺脫掉呢！

章 要像男子漢大丈夫似的撕裂他，不管弄成什麼局面，是中國人，就永遠要爲中國奮鬥！

陸 這是你的命令嗎？

章 (方欲答語，遠處獵者吆喝聲)打獵的來了，我們走開吧！(急忙欲下)

陸 等等，讓我再看這地方一眼！

章 你還看什麼，他們要發現了我們單獨在一起，事情就要糟了的！

陸 因爲從今天起，在這樣一個荒野的地方，我又重新作了一個人。萬一有一天，鬼子的暴力剷除了，爲了紀念這一天，這一地方，我一定要在這兒蓋一所房子，把我們倆隱密在這個羣山裏！

章 你真富於理想，希望你於理想之外，更重實際，爲你的祖國，爲你的愛情，和你的民族敵人戰鬥！

(兩人下。)

——幕——

第二景

景 山林間一草地。山邊有梯後面是鴨綠江。新月初出，遠見雪峯。時當深夜，
惟借月光見雪峯及江水。

(梅三、包文信、趙大及其他四人帶土槍纜槍至。)

梅 (在山後。)這條山路是我親手開的，我認得。看，我們已經到了！(持燈籠
上。)

趙 聽，像有聲音！

包 還沒有人來。我們一面城到得頂早了。

梅 時候不早了吧？

包 已經是三更天了。

(遠方柝聲、鐘聲。)

趙 又有什麼聲音？

包 這是外國人耶穌堂裏敲鐘。

趙 哼，我看他們也別敲鐘了！講了幾十年道理，上帝耶穌，耶穌上帝，他能替我把日本鬼子講跑了，我就不吃他耶穌教！

梅 (向他人。) 去燒起火來，好讓高家店跟惡虎嶺的人看見。

(二人下。)

梅 (仰觀月色。) 哦！看啦！今兒的月亮可真像把鑊刀呀！江水就像一面鏡子！

趙 這樣的月亮，渡江是再好沒有了。——啊，看，江上一片黑影子是什麼？

包 怕是史國維的船吧？

梅 對了。一定是他。你看他的船是從西邊繞過來的，那是爲了怕讓日本鬼子兵營裏

視看見。——哦，上岸了！（高聲。）誰？

史（聲。）高家店的朋友！

（柴火燃起。）

（梅三奔下山坡，接史國雄。）

（其他都同聲歡迎，山下之人應答。）

（梅三拉史國雄之手先上。）

梅（熱情地。）哦，史先生，我已經看見他了！

史（驚。）看見誰？

梅（悲切地。）看見我的爸爸！……可是，他再也看不見我了！他……

史（撫慰之。）梅三，不要傷心！你是個男子漢！

梅（忿激地。）是的，我是個男子漢！我一看見他那一雙瞎了的眼睛，我就要報仇！

史 梅三！不要再說報仇；——此刻已經不是個人報仇的時候了！

史 是的，我記得你的話。我會親眼看見我的仇人，可是我記住你的話，沒有弄死他。

史 （驚。）你看見了土匪？

梅 是的。麥司堡跟難能的兩個營房是松花江旁邊的兩個大營房。在這兩個營房裏，每年不曉得殺死我們多少老百姓。我想親眼看裏面的門路！就跑到難能營房裏去了一趟。

史 哦，你已經深入過虎穴？

梅 我裝了一個和尚，跟一個當伙夫的中國人混進去，裏裏外外都跑到了。我親眼看見土匪坐在一張藤椅上，我恨不能一口吞了他！——可是一想起你的話，就只好忍住了！

史 對的。小不忍則亂大謀！梅三，你做得對！——可是一面城的人對我們的事情怎樣了？

梅 我從這個山峯爬到那個山峯，一而城一帶地方，凡是有人家的，我都敲開門走進去。

史 大家怎麼樣？

梅 到那兒簡直不用我開口，一提到你跟傅老先生的名字，大家都賭咒發誓地說跟你走！連三歲孩子都想去打日本鬼子！鋼槍換日本鬼子收去了，但埋在地窖子裏的土槍跟獵槍都偷偷地掘出來，擦光了。就等我們的信。（轉身指其餘的人。）這，都是一而城派來的人！

（隨史國雄來之雷先生、孔先生及其他數人上。亦各帶武器。）

史（指雷等）這就是我們高家店來的朋友！

（大家相互招呼，親熱地拍着別人的肩膀。）

（角聲起。）

包 聽，惡虎嶺的人也到了！

（惡虎嶺的傅洪年、獵人、漁人、牧人、及施梅及教書先生等自山上攜燈籠

武器下。）

禮 啊，連教書的先生都來了！

包 傅老先生來了，牧羊的老頭子也到了！……可是大關怎麼沒來呢？

傅 啊，諸位，都到齊了麼？我們惡虎嶺來遲了。這，不怨別人，只怨我這兩條腿老了。

包 哎呀，老伯伯，快走罷了！

教 （慨然。）唉！古時只有盜賊夜行，現在天下大亂，禽獸強盜都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橫行，我們這班正人君子，倒反半夜裏在山路上崎嶇跋涉，這真是從何說起，從何說起呢？

獵 （煩厭。）哎呀，教書先生，少囉咕罷！我聽不慣你說話！

（惡虎嶺的人又和大家招呼。）

史 大家都坐下罷！

(大家都讓着坐。)

獮 (不耐煩。)幹嗎推推讓讓的？快坐下來聽話！該誰說，誰說！傅老爹呢？你年紀大，說罷！

傅 你別胡說！這是史國雄的事情！

史 我不放，這該是年紀大的事！

獮 嚷——呀！推來推去幹嗎咳？史先生，就是你來罷！再沒有人比你會說話了！

梅 史先生，真的不用推了。我在諸位面前是個孩子，難道還用我說話嗎？

史 (謙虛地站起來。)好罷！

(大家都圍火而坐。史國雄站在中間說話。)

史 (沉重地。)諸位弟兄，諸位父老！(羣衆靜寂。)今天，三村的人都來了。雖然只有二十幾個人，可是我們二十幾個人的心只有一個！我們三個村子的男女老少三

千人的心，也只有一個！——這個心就是要趕走日本鬼子！

牧（點頭。）對，對，……還有，要趕走那個叫，……叫什麼的？……哦，叫土匪什麼的！要殺死他！

漁（搗牧人。）別打岔，聽。

史 諸位！我問你們：——你們老家那兒？

獵 還用問！——山東呀！

史 對！山東！你是山東，我是山東，他是山東，他也是山東！大家都是山東人！不管你是惡虎嶺，是高家店，還是一面城，我們都是老鄉，是不是？

牧 對，對！

史 大家都是老鄉，那我問：我們幹嗎從山東跑到關外來？

雷（深深嘆息。）唉！……

（大家沉默。）

史 年青人恐怕記不得了。雷老爹，你的年紀大了，我們怎麼跑到關外來的，你總該記得罷？

雷 (迂徐地敲着煙管。) 嗯。到臨死我也記得。——山東老家，傅洪年只有你——還有(指牧人)你，怕還記得一點，別人連吞也沒看見過。唉，山東，是好地方！那年，算起來四十年前了，黃河鬧大水，把我們山東整整沖掉了半個。房屋是倒了，牲口沖跑了，田、地、財、產，什麼都給大水沖得干、干、淨、淨！沒吃，沒喝，沒有住的，大家就攜兒扶女，到關外來逃荒了！我們爬了多少山，渡了多少水，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丟了多少孩子，才好容易走到這松花江邊上，找到了一塊地方——這就是我們現在住的惡虎嶺！後來，人慢慢多了，有的渡過江來住。就成了一面城；有的爬過山去，就成了高家店。後來，越走越遠，這鴨綠江一帶，就到處都有我們山東的老鄉了！

史 各位聽見了吧？我們都是一批逃荒的難民逃到關外來的！我們大家本來都是一樣

的難民，一樣的窮光蛋，一樣的赤手空拳的光棍！我們大家，本來沒有仇恨，本來沒有貧富，我們的祖先本來是同過艱苦患難來的！他們在逃難的時候，在開墾這塊地方的時候，大家都是「一條心的！」（停。）可是，慢慢地不同了。看，梅三是個耕田的，可是我，却變成一個地主！（指牧人。）他，現在還在牧羊，可是陳侃言却跟日本鬼子去做官，帶兵，當漢奸！還有孔納呢，也爲了田地跟教書先生「打官司」！……

孔（跳起來。）不！史先生，現在我們的官司不打了，我情願把田地讓給教書先生！教（也站起來。）是的，「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焉！」我們已經言歸於好了！史好極了！多謝日本鬼子！自從他來了，除了當漢奸的以外，我們又都變成一條心

了！我已經不是地主了我跟大家是一樣的窮光蛋！日本鬼子對待我們沒有兩樣。他可以強姦包文信的老婆，他可以挖梅三父親的眼睛，也可以拆去我的房屋！更可以隨隨便便地奸淫擄掠，殺人放火，不說別的，單是我們三個村子裏，已經

被殺了好幾百的人了！我們大家只有一個仇人！只有一條心！

【對！大家一條心！】

牧（同時。）對的，對的！

教 這就叫做「萬眾一心！」

傅（徐徐起立。）是的，我們已經萬眾一心了，我們要萬眾一心地，來守住我們的家鄉！諸位！雷老先生講的故事該記得，我們這塊土地開闢得不容易呀！我們冒了多少險，吃了多少苦，死了多少兄弟姊妹，才得到這塊田地！我們又費了多少精力，流了多少血汗，才辛辛苦苦開闢出這塊田地！現在，這塊田地就是我們的性命！沒有這個性命，我們就得活活的餓死！——各位小弟兄，如今這條性命難保了！日本鬼子在不要我們活下去，他要殺我們的妻、子、兒、女，他要奪我們的田、地、房、產，他要把我們趕出去！——可是我們除了這塊田地就沒有家了！我們的老家雖在山東，山東的田地房產早就沒有了！我們只有這一塊田地！——

這就是我們的性命！就是我們的家鄉！我們要拿槍桿子守住我們的家鄉！保護我們的妻子兒女！

史（大嚷。）對！我們要用槍桿子守住我們的家鄉！

衆（舉槍。）守住我們的家鄉！

教可是有一樁，我們的槍桿子先不慌用。——日本人據說也講究我們的孔學哩！我們的至聖先師早沒有人尊敬了，可是「禮失而求諸野。」據說日本人前年居然大地祭祀了一次聖廟！假如他們真的能講求孔夫子的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套大道理的話，這個天下，也未常不可以太平！所以你門要動槍桿子，也未免太早了！

獵（當頭一唾。）呸！你講些什麼東西！

趙什麼！教書先生，你是要我們讓日本鬼子來做皇帝嗎？——你是說話還是放屁？

梅他簡直是漢奸！滾出去！

史·大家靜一靜！

趙（衝到教書先生面前。）你是來搗蛋的嗎？（揮拳。）

教（戰慄地避讓。）咳，咳，君子動口……，

攔（一拳打去。）我就小人動手！

史（拉開攔人。）不許動手！——教書先生也決不是漢奸，他不過是想錯了！

教是呀，我不過我怕干戈一動，生靈塗炭罷了！

梅住嘴！

教咳，你們不要少年氣盛！

趙（又舉拳。教不語。）

施我們要議一條法律，以後誰再說這樣的話，就把他當作漢奸，趕出去！

衆對！

史（稍停。）對，以後不准再談和平！否則當作漢奸！

教（嘆喏着。）把我當作漢奸，也不能把日本鬼子趕跑呀！……

史 不許說話！

傅 此刻沒有別的話好說：我們要守住自己的家鄉，只有趕走日本鬼子！

衆 趕走日本鬼子！

要趕走日本鬼子，就得攻打他們的營房！

牧（急搶）先殺死那個……那個叫土匪什麼的！

傅（慰之。）別別着急。——此刻，我們這兒有兩個營房，一個是葉司榮，一個是雜能。另外一個在一面城還沒有蓋起。我們要在四面城的營房沒蓋起之前動手。一面去佔領葉司榮，一面去攻打雜能！

史 對！事不宜遲，動手要快！

傅（略一思索。）我說就是中秋節，怎樣？

衆 好！

(梅三剛要站起。)

趙 (跳起來。)我去佔領雜糧營房！(停。)雜糧營房的老百姓時常送東西孝敬土匪，我可以用這條計策，帶十個人暗帶武器混進去，其餘的人藏在樹林裏。等我奪了門，一聲號角，都衝進去，雜糧營房就是我們的了！

梅 (急起。)要司堡算我的！我奪不下要司堡，不來見你們！

傅 好！當攻破營房的時候，在這山頂上燃起火來，村子裏敲鑼集衆。大兵一起，土匪的聯隊只有逃走了！

史 (沉思。)可是土匪有一聯隊人決不會輕輕逃走的。

包·臘 (同時站起)這是我的！

包 不！我領人去打土匪！我的性命是大肥救出來的。本來該死過了。現在讓我替大家去拼掉這條命罷！

臘 (不悅。)我幹嗎不能去？

史 不要爭執！你和施梅還要留在高家店有事！

（織人坐下。）

史 好，佈置已完了，各人都分散回家。各人還做各人自己的活。暗地裏要結朋友，等候中秋節夜裏起事！——但有一樁：在這事前，各人要按住性子，不能單獨行動，破壞大事！

傅 對！

史 好，我去向義勇軍三江好那裏去接頭，取得聯絡。大家都等候我的命令！不得亂動！要守住我們的家鄉，要保護我們的妻子兒女，就在此一舉了！——啊！看！

太陽出來！

衆（齊起眺望歡呼。）啊！太陽出來了！

（朝暾初上，金光萬道。）

——幕落——

第二幕

第一景

景 大鵬宅前之庭院。

大鵬手持斧伐木修理籬笆門；其妻站在籬笆後面嘴作喚鷄聲，手撒細米，有雄雞高唱羣鷄咕咕。華兒德兒在一旁持小弓遊戲射飛鳥。林間鳥鳴甚清麗。

陽光溫和而柔媚。

華 (跳躍至大鵬前) 爸爸，弓弦斷了，給我續上！

魏 我不管！人應該學着自助！

華 (掀髯退去)

妻 自從槍被日本老爺收去以後，家裏就只剩了弓彈了！

魏 一個名射手是不在乎弓或者槍的！

妻 孩子們也該學着射了！人那兒能和你比，用彈弓打蠟和用槍打蠟一樣的厲害！

魏 是的，要想成爲名射手，就該早點練習！

妻 可是他們總也不學！

魏 他們一切都要學，要活着，就該有活着的本事！

妻 依你說，就沒一個人蹲在家裏吃閒飯了！

魏 吃閒飯？至少我不願意！冒險是我的天性，我一定要天天都有新的成就，才覺得活的快活，有趣！

妻 你這樣做不要緊，可苦了別人了！人們常常說：誰因爲打蠟不小心掉在山溝裏去了，誰又因爲跟狗熊作對讓狗熊吃了，從上古以來，咱們這山裏死了不知多少人！可是你呢，你一點都不怕，專門找危險的道兒走，像是有意跟山作對似的！

魏 生長在山裏，就不該怕山！這完全要靠自己！

妻 你不怕，別人可怕！有時候你回來得晚一點，你不曉得人家爲你多麼就心，一會

兒又怕你迷了路，一會兒又怕你——你到那兒去？

（這時魏大鵬已經完畢了工作，取了帽子在手裏）

魏 到古村去！你父親和我約好了的！

妻 你老實告訴我，不會有什麼危險吧！

魏 你怎麼會想到這上頭去了！

妻 聽說人們要跟日本老爺土肥正雄作對了，——已經開過一次會，我知道，你一定跟他們在一夥！

魏 我不跟他們在一夥——不過他們要幹的時候，我總有一份的！

妻 一定是最危險的一份！人們總是這樣，把頂危險的事往你身上一推，自己去尋輕閒的事情做！哼，人們都把你當傻瓜待呢！

魏 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用處，我就是這麼塊料！

妻 我真不懂，比方當你在大風浪裏救包文信的時候，你難道就不想到老婆孩子嗎？

魏 就因為我想到自己的老婆孩子，我才救那個也有老婆孩子的人！

妻 哼，在那樣的天氣下駛船，簡直是跟老天爺拚命嗎？

魏 要是顧慮太多，成功也少！

妻 是的，你是個好人，把人家的事情，當自己的事情幹！可是等到你有了事，恐怕

就沒人幫助你咧！

魏 我自己會幫助自己，用不着別人幫助！（在牆上取弓和彈袋）

妻 你要弓彈幹什麼，給我放在那裏！

魏 槍被人家拿走了，難道連弓彈還不帶在身上嗎？

（華德兩兒跳躍歸來。）

華 爸爸，你到那兒去？

魏 到古村去看你外公——你願意一道兒去嗎？

華 我願意去！

妻 土肥正雄在那兒打獵，你還是不要到古村去吧！

魏 他今天就要走了！

妻 索性等他走了你再去吧？你知道，他恨咱們！

魏 恨也不要緊，只要我做個正當人，不怕人恨！

妻 越是行爲正的人，他恨的越厲害！

魏 他要是捉不着錯兒！我想，不做虧心事，是不怕鬼叫門的！

妻 你怎麼能保的住呢？

魏 今天以前，有一天，我到石仙谷那兒去打獵，你知道，那兒附近一帶，全是亂山跟樹林子，只有一條山路可以通，還常常被山石切斷，平常的時候，是一個人影子也看不到的！——我正在一個沒邊的山石上找一隻野鹿，突的土肥正雄從我的面前走來。就他一個人，和我對了面！週圍是不見人煙的山林，下面是深得沒有底的山溝。這時候我和他是單人對單人，大家都一樣！當這位將軍一看見我，又晚

得了我就是他不久以前無故重辭的人的時候，他對着我的弓彈面色立刻蒼白了！我看見他兩腿已經不管事，幾乎顛抖得要跌在深淵裏去了。——可是我呢？我很可憐他，我走到他的跟前去，像一個小民對長官似的說：「老爺，是我！」他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了，只簡單的揮手讓我走路；我立刻服從了他，並且把他的馬給他牽了來！

妻 就只爲他有這些短處在你手裏，他才要想法陷害你呀！

魏 他不會的！我以後躲着他，他自然也不來找我！

妻 我無論如何也不准你去！

魏 你今天怎麼回事？

妻 我心神不安，……你不要去吧！

魏 你簡直是疑神見鬼嗎？

妻 就算是疑神見鬼——答應我，你留在家裏吧！

魏 不，我已經約好了！

妻 你要是一定去——就把孩子給我留下！

華 不，媽媽，我要跟爸爸去！

妻 孩子，你要捨掉你的媽嗎？

華 我還要在外公家給你帶好東西來呢！

(與魏下)

德 媽媽，我陪你在家裏玩！

妻 (抱之) 是的，你是我的好孩子，你永遠也別離開你的媽媽！

(在籬笆門外，目送大鵬攜子行，良久。)

——幕——

第二景

景如第一幕之第二景，工人在遠處工作，右端有桿，桿頭置一軍帽，僞軍二人守之。

僞軍一 喂老大，我們在這幹嗎？咳！是喝西北風啊！

僞軍二 管他幹嗎，吃了糧，就當差，叫幹嗎就幹嗎！

僞軍一 你說幹得還有勁嗎？在平常這地方來來往往盡是人，自從咱們倆把帽子往這一兒一掛，連鬼也沒有一個了，那邊蓋營房的工人，從前都打這兒過的，現在也不打這兒過了！真是見鬼！

僞軍二 你管那幹嗎？他們不來就拉倒，來啦，咱們就叫他跪！

僞軍一 我說咱們有點丟人，堂堂的一個男子漢守着他一頂空帽子，這真是開玩笑！

僞軍二 管它玩笑不玩笑，要你守就守，少說廢話，這是你的本份。

僞軍一 我才守本份哩，走路的打這兒過，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像你偏要盯住他們

下跪，何苦呢？

(二人威嚴的立正，教書先生上)

偽軍二 (吆喝) 站住！

教 (低着頭裝未聽見)……

偽軍二 聽見沒有？——站住！跪下破頭！

(拉他一把)

教哦！你說什麼，我耳朵有點聾——讓我過去吧！

偽軍一 跪下破頭，讓你過去！

教 (故驚) 破頭——哦，我有緊要的公事在身哩！少陪了！

偽軍二 (一巴掌) 別裝蒜，——跪下！

教 你鬆手，我跪下——這，這太有點不成體統了！

偽軍二 酸溜溜的，快點！

教 好！我跪！(向天) 拜上大成至聖先師女宣王(跪拜)！

偽軍二 你嘍咕些什麼？

偽軍一 (攔二)好，讓他去吧！

(教書先生急下。)

偽軍二 他媽的，那小子嘍咕些什麼，一定是罵咱們的！

偽軍一 你還敢罵，——算了吧！

(大鵬攜子華兒上，昂然過，如未見帽。)

華 (手拿兩隻蘋果)爸爸！那個幹嗎？是賣帽子的嗎？我要，我要！

魏 走呀！你管他那帽子幹嗎？

偽軍一 喂！站住！(鎗攔住他)

魏 (抓住他的鎗)幹嗎，不讓我走？

偽軍二 你違抗命令知道嗎？

偽軍一 (解釋)你忘記了對啦子行禮啦！

魏 唔，對不住（把鎗推開）朋友，讓我走吧！

偽軍二（掙去又攔住他）走，走到那兒去？跟我走！

魏 跟你到那兒去？

偽軍二 我帶你坐大牢去。（拖大鵬）走！

魏 這真是豈有此理。鬆手！

華（大呼）快來呀！快來呀！他們這些強盜要抓我爸爸呀！

（教書先生及其他二人上。）

教 這又是怎麼回事？

偽軍二 他要造反！

魏 胡說，怎麼說我造反！

教 哦！朋友，你錯了，他是魏大鵬，我們這兒的善良百姓，怎麼會造反呢！

（傅洪年上。）

華（招手）外公快來，快來，他們要抓我爸爸了！

偽軍二 快點走！

傅（攔住偽軍）不要忙，他有什麼事我担保他，——大鵬爲了什麼事啊？——（大鵬不語）

（史國雄及其他人上。）

偽軍二 他不服從聯隊長命令，他不向帽子行禮！

傅 大鵬是爲了這個嗎？

偽軍一 是的，他沒有向帽子行禮！

梅 什麼，這點事就該坐牢嗎，放手！

傅（阻 三）別鬧——你放了他，有什麼事有我担保。

偽軍二 哼，你担保他，你自己還保不住呢！走！

梅（大呼）鬆手，在我們面前，不能讓你抓大鵬的！

(獵人，漁人，牧人及施梅等上。)

偽軍二 你們敢違抗聯隊長的命令嗎？

施 什麼，要抓大鵬，誰敢！

獵 講什麼——抓過來打……

衆 打……打……

魏 (攔衆大呼) 弟兄們，別動，我大鵬自己有辦法，不用諸位操心！要動武，我大鵬難道怕他們嗎？

梅 (對偽軍) 我對你說，你敢把大鵬抓去，我要你的狗命！

獵 說個屁，打死他們個狗！

衆 打……打……

史 (阻止) 別鬧！別鬧！！

偽軍二 (大聲狂呼) 造反啦！造反啦！

(馬蹄聲)

衆人 哎呀！聯隊長來了！

僞軍二 救命啦！造反啦！

梅 (舉手相阻)住嘴！

僞軍二 (越恐怖越叫)救命啦！

傅 哎呀！真來了！

史 大家要忍耐點，不許動！不許亂來！

(土肥正雄聯隊長偕祿多福，章明，陸侃言及衛兵等上。)

祿 讓開！聯隊長到了！

士 那來的這麼多人，趕走！什麼人叫！

僞軍二 (敬禮)聯隊長，我奉命守護這帽子，這個人不肯對帽子行禮，我就違命逮捕

他——這班人要牽他回去！

士（向大鵬，注視良久）哦，大鵬，又是你！

魏（謙恭地）是我！

士（冷笑）大鵬，你不願意服從我的命令嗎？

魏 請聯隊長寬恕，這是我的粗心，不是我故意的！

士 嗯！不是故意。（沉思，視大鵬弓）聽說您很會打彈弓是嗎？

魏 這——聯隊長你是知道的，我不敢瞞您。

士（暗吃一驚，便狠毒的）哼，我遠聽見說你敢誇口在百步之外，可以彈不虛發，也是真的嗎？

魏 當然是真的！

士 好——這孩子是你的兒子嗎？

魏 是。

士 你有幾個兒子？

魏 兩個。

士 很好——你愛那一個。

魏 我兩個都愛。

士 把你的彈弓張開，我想試試你的本領。

魏 (驚)啊——

士 把你的孩子手裏的蘋果放在你孩子的頭上，——你第一彈，就得替我擊中它——
如果不中，拿你的頭來見我！

(衆人戰慄，士站在後邊。)

魏 (目眦欲裂)什麼，你叫我射我兒子的頭，這是你的命令嗎？

士 不，我只叫你射你兒子頭上的蘋果——這是我的命令！

魏 (堅決)我不能！

士 (冷然)聽你的便，——不射蘋果，就跟你兒子一起替我死！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華：我不怕，我不怕，我爸爸不會射死我的：爸爸！射我吧！（奔往遠處樹下，在衆目所不及之處）爸爸！我的蘋果放好了。

梅（對史等）弟兄們：我忍不住了！

史（急制止）你們要服從我的命令！不能動！

魏（制止衆人）請讓開。（張弓欲射）

偉 大鵬，你……幹嗎？你的手在發顫，你不能！

魏（擲弓於地）我不能。——！

衆人 天啦！

魏（對土）隊長，（扯開衣襟。）這兒是我的心，隊長教你的士兵把它拿去吧！

土（冷笑）我並不要你的命，我只要你射中那蘋果，我知道你的本領，我還知道你會駕船救人，你救人的時候，不怕風浪，現在救你自己了，你還怕什麼？

（大鵬摩手甚苦，時視土肥，時視蒼天，忽探囊取第二彈，放入手心，土肥

默視之。

華（在樹下叫）爸爸，你快一點兒呀！

魏（張弓欲射。）

陸（良久欲言輒止今行前）隊長，你不能再強逼這個人了。

士（命令）沒跟你講話，不許開口！

陸 我不能不講話了！

士 你敢反抗我！

陸 我看的事情太多了，我都按在肚子裏沒有講，閉上眼睛當作沒有看見，可是現在忍不住了，我不能不說了，我不能再忍下去了！

章（制止陸）陸侃言！

陸 我丟開了家庭，我棄絕了我的故鄉，讓我的同胞罵我是漢奸，我爲的是什麼？爲的要你少殺幾個中國的老百姓，可是結果怎麼樣，我上了你的當，受了你的騙！

士（冷然）陸侃言，你敢對你的主人這樣胡說亂道嗎？

陸 我的主人——只有中國的老百姓才是我的主人，你想命令我嗎？別做夢，我沒有老百姓那末好欺負，你敢教你的衛兵轟轟我！

史（大呼）哦！射中蘋果了！

（當士，陸爭執之時，大鵬已射中蘋果。）

教 華兒並未受傷！

羣衆（歡呼）射中蘋果了！

（傅洪年驚顛欲倒。章明持之。）

士（大驚）射中了！

華（奔向大鵬）爸爸！你射中了！

傅（抱住孩子）啊！孩子！

祿（持蘋果獻於士肥）隊長！真的射中了！

土 (冷笑)果然射中了，大鵬我真佩服你的本領！

史 大鵬你可以回家了！

教 快點把孩子送給他媽媽吧！

(衆人擁攔大鵬下。)

土 (突然喝住)大鵬！

魏 (退還)隊長，什麼？

土 把你的右手張開來！

魏 (驚)怎麼？

土 張開你的右手，(從大鵬手中拾起彈鐵)這第二顆鐵彈是做什麼用的？

魏 (惶急)這是我們打獵的規人矩！

土 (笑)大鵬，這不是你的真心話。我免了你的死罪，說罷，這第二顆鐵彈做什麼用

的？——你是個英雄，就不該撒謊！

魏 隊長，你既然免去我的罪，我就告訴你——如果我第一顆子彈射死了我的兒子

（怒視士）那我第二顆子彈一定要·中你！

士 （笑）哦！原來如此……大膽，我也不說謊話，既然免你的死罪，我決不殺你，可是突然嚴酷（我既然知道你想害死我，我就不能饒你，我爲了免得再吃你的彈子，我要把你關在一間永遠不見天日的土牢裏，關你一輩子！——來了！纏起來

魏 （驚）啊！

衆人 （驚呼）啊！

（衛兵縛魏。）

士 （命令）走！

（兵士擁大膽去。）

華 （奔其父）爸爸……爸爸……

魏 (默然摩華之頭，令去，昂然轉身去。)

傅 (抱住華) 孩子！

華 (哭叫) 爸爸……爸爸……

——幕落——

第四幕

第一景

景 江水翻騰，怒吼洶湧，中間雜以雷聲，閃電。

獵人與漁人正談大鵬事。

獵 這都是我親眼看見的。

漁 大鵬被捕，我們的夥伴裏，又失掉一個最好的幫手了！

獵 土肥正雄親自押他到兵營裏去，他們那條船現在正在江裏走着。

漁 你說，土肥正雄會不會把大鵬活埋了！

獵 活埋？！

漁 他們常常這樣幹的，把人活埋在地底下，永世也不能夠翻身，一個像大鵬這樣的

人，老實說，他們也怕他逃出來報復的！

獾 這批狗娘養的，一定得不到好死，還有那位章明小姐，因為給大鵬說了幾句情，聽說也被七肥正纏綁起來了！

漁 他也在這條船上嗎？

獾 這我可不知道！

漁 這軍頭，不管是好的壞的，老的少的，貧的富的，只要是中國人，就要會被鬼子殺絕的！

獾 這倒難的天，忽又下起雹子來了，我們還是找個地方躲一躲吧！

漁 簡直是天崩地裂了嗎！你說是不是因為子鬼逆天行事，天老爺發怒了！

獾 一定是的，天老爺也想把那殺王八蛋從中國趕出去！

漁 對着自己的兒子頭上瞄準，呸！虧他想出啊！難道他自己就沒有兒子嗎？總有一天，天雷要擊死他，要遭天報的！

（遠處有鑼聲。）

獵 什麼地方敲鑼，一定是有一條船遭難了！（登高崗遠望。）

漁（遠望）那兒，一條船快被浪打翻了！

獵 就是它，我認識這條船，你看，船頭上的旗子像猴屁股似的，一定是十肥正橫坐的船。

漁 哈哈！是的，是的——那不是他，就坐在船頭上——天老鍾真有眼睛，他真的現世現報了！你——狗日的東西，你對風浪發命令吧！你叫驢王爺在你的轎子底下磕頭吧！哈哈！你也有今天，他奶奶的！……

獵 高興什麼，大鵬不也是在這條船上嗎？

漁 噢！天老爺，你太沒有人心了，你要罰鬼子，爲什麼要連累大鵬呢？

獵 哼！你看，他們竟安全的過去了！——哦！哦！什麼也看不見了！

漁 這個地方叫捨身崖，他們怎麼會脫險的——船上一定有個好撐船的人。對了！這是大鵬，可是他的手脚都被綁起來了。

(大鵬挾弓傾跌而上，驚訝的張目，外表可非常激動的樣子，再向前兩步，乃跌台上，手按地，然後又對天張臂。)

鵬 (瞧見大鵬) 喂！你看誰在那兒跪着。

漁 奇怪，他像受了很大刺激似的。

鵬 (胆怯，強咳嗽，欲前行又退後) 啊！呀！什麼東西！

漁 (走近前) 你是誰——怎麼，我的老天爺，大鵬你怎麼到這兒來的。

鵬 你不是被綁在官船上嗎？

漁 你不是要被押到兵營裏去的嗎？

鵬 (站起來) 我自由了！

漁 好，我的天，你自由了，哈哈！你自由了！

漁 你從那兒來的？

鵬 船上。

漁 怎麼？船上？

魏 土肥正雄呢？

魏 他還在波浪裏等死哩！

漁 怎麼？大膽！快告訴我們，到底怎麼一回事。

魏 古村裏發生的事情，你知道了嗎？

漁 我都知道，都知道。哦！你說你說！

魏 土肥正雄叫人綁起我來，把我押到官船上。

漁 他是要押你到他的兵營裏去的，我知道了。我都——哦，你說你說。

魏 我躺在船上手脚都被綁了個結結實實，一點都不能動彈，我完全絕望了！——我想我一輩子再也見不到太陽，再也見不到我的老婆孩子了！……

漁 後來——

魏 船開了，土肥正雄派參謀和他的嘍囉們死死的看着我，只有這明小姐，我看她被

因在船尾上，我的弓就放在我的旁邊，它這時候也沒有用處了。突然天色變了，一陣狂風暴雨從山峽裏捲過來，掌舵的人眼看著掌不穩舵了，大家都以為一定會淹死了，士肥正雄急得破口大罵，掌舵的人說：「罵我有什麼用，我自己沒有生下這付骨頭嗎！要想不死，除非大鵬，只有他，才能渡過這難關呢！」士肥正雄立刻對我說：「大鵬，你要能把我們渡過去，我就把你的綁解開！」我說：「是的，老爺！我願意！」我的綁就這樣被解開了。我細心的渡過這難關，快近岸的時候！我斜眼一看，我的弓就在我的身邊，對岸有一丈遠近的山石，有一個斜半坡突出水面——

漁 那叫捨身崖，在平時那地方誰也立不住腳的，你怎麼能——

獵 別打岔，快說下去吧！

魏 我冷不防，手槍起我的弓彈身一跳，我的身體已經到了岸上，不過，因為用力過猛，那條船又被蹬到江心去了——讓他去吧，我自由了！

漁 真想不到，要不是我親眼見到，我真不會相信的——不過，大鵬你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呢？依我看，你現在還沒有自由，萬一土匪正纏不死，還活着上岸的話！

魏 我在船上的時候，我聽說他要在石清泉上岸的。

漁 他是從陸路到兵營去的嗎？

魏 大概是的。

漁 那糟了，他登陸後第一件事，一定是逮捕你。

魏 請你告訴我往一面城怎麼走法，有沒有小道！

漁 有的，這一條路我知道得頂清楚，讓我帶你去吧！

魏 好！勞你駕。（去而復回向漁人）你不是在清風嶺參加過會的嗎？我彷彿聽人談過你的名字！

漁 是的，那有我一份。

魏 那就請你替我走一趟吧！我的老婆一定很着急，請你告訴她，我已經脫險，並且

安全的躲起來了。

漁 可是我到那兒去找她呢，她一定逃走了。

魏 你可以去找我的岳父，跟很多在清風嶺開過會的人——他們都是可以信託的，告訴他們，大鵬自由了，他又可以自由的使用他的手脚了，不久他們就會知道他的下文的。

漁 告訴我，你想做些什麼事嗎？

魏 等我做好了，你自然會知道的。（與獵人下）

漁 他要做些什麼事呢？——是的，他要做的事，沒有做不成功的，我快去找他的老婆吧！

（狂風暴雨多時。）

（史國雄，梅三，傅洪年，包文信，魏大鵬妻及華兒同在场。）

（大鵬妻半瘋狂的跑來跑去！）

妻 大鵬，你在那兒呢？大鵬！大鵬！他死了，完了！

傅 你安靜一點吧，謠言不一定靠得住的！

妻 有人說，他已經關在牢裏了，有人說，他在這兒被土匪正雄丟在江裏了！又有人說，他在這兒脫險了！天哪！他到底到那兒去了呢？！

傅 讓我們慢慢的打聽消息，你這樣子又有什麼用呢？！

妻 (突然)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呢？

華 (奔向妻)媽！我在這兒裏！

妻 (吻華兒，顛狂的)這是你嗎？你還活着嗎？你還沒有受傷嗎？(傷心的)豈有此理，他怎麼能對你的頭上瞄準？他怎麼這麼忍心，他太沒有心肝了，竟在我的寶

貝——哦——(哭泣)

傅 他也是沒有法子！

妻 他還配作父親嗎？作這樣的事，倒不如死了的好！——

史 你要感謝老天爺，他射得非常的準——

妻 射得準有什麼用，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我一合上眼就看見這孩子被捆綁著站在那兒，他的爸爸對他回拳，噢！他不是射孩子的頭，是射我的心！

梅 嫂子，你不知道那個土匪正雄是怎樣的撥弄他！

妻 我都知道，你們男子漢沒有一個有良心的，在你們受點侮辱的時候，就什麼都不管了，拿着孩子的頭，媽媽的心，去和人家拚！

包 你丈夫的苦處已經受夠了，我為他的患難，不知道哭過多少次；你再這樣的責備他，他在患難裏心裏也不能安了！

妻 (張目視之) 什麼？你為他的患難不知道哭過多少次——哼，當他們把他捆綁起來的時候，你到那兒去了！你不是眼看着他被土匪正雄綁走，不加救助嗎？——他以前對你怎麼樣，是騎兵在你的後面追，江水在你的前面滾的時候，他也是袖手不管，像你一樣嗎？

傅 我們怎麼敢救他呢，只有這末幾個人，又沒有武器！

妻 爸爸！叫我怎麼辦呢？他不是死在水裏，就要死在牢裏的，像他那樣愛自由的人，在監牢裏一定會生病的！

史 你放心，我們大眾一定要把他救出來的！

妻 你們？沒有他你們能作出什麼事？——要是他還在，是的，那也許可以，因為他不會眼看着朋友被擱着不救的，不會眼看着朋友被騎兵追拿着不救，他救你們大家！——可是！可是你們大家集合起來就不能救他嗎？

梅 (指遠處)那兒是誰來了？

史 彷彿是陸侃言！

傅 (對妻)留心，不要多講話，陸侃言來了！

妻 就是土匪正雄來了我也不怕！

(陸侃言上。)

(大家沈默。)

陸 (向大家招手) 好容易我找着你們!

傅 你找我們?

陸 是的，我找你們，有人告訴我說，你們帶了大鵬的太太到這兒來找大鵬了!

傅 真沒有法子，女人們的事有時候是講不通的，這怎麼能找到呢?

陸 你們不用找了，大鵬已經脫險了!

(大家一齊「甚麼」。)

妻 你說什麼?

陸 他已經脫險了!

妻 你怎麼知道的!

陸 章明寫了個條子告訴我的，你們知道章明是和他同時被關在那個船上的，現在大

鵬已經脫險逃走了，章明却被囚在兵營裏，他寫了條子偷偷的叫人帶出來。

傅 章明小姐也被關起來了？

史 陸先生，這真想不到，就是你白天那種英勇的行動也很使我們感動！

妻 那麼，這是真的了，這——

陸 這不算什麼！朋友們你們相信我麼，我這顆睡着的心到今天才明白在虎口裏是耐不出自由來的，從今天起，爲了祖國，爲了自己，爲了章明，我要跟鬼子拚，章明並且要我來和你們聯絡，這是我的槍，我憑槍發誓，要是我背叛了祖國，就死在這隻槍下，朋友們相信我的，伸出手來，不要拋棄我。

（傅洪年，史國雄，包文信均默然伸手給他，他一一握之。梅三不理。）

陸 （向梅三）怎麼？

梅 你從前不相信我們老百姓，我們又何必相信你呢？

陸 請原諒我，我年輕，原諒我的過錯！

史 伸手給他，我們要上下一心，不要爭過去的恩怨！

梅（伸手）這是我的手，我相信你，我們農人說出一句話，就永遠不會更改的！

陸（握之正視相沈默間。）

華（也伸手來）我也相信你！

陸（興奮的握之）好！我們大家一條心，彼此相扶助，鬼子一定會打跑的，不過光說有什麼用？——（沉思片刻之後，）朋友們，你們爲什麼不說話，難道沒有話要告訴我嗎？難道還對我見外嗎？那麼，我要說——我知道你們曾經開會——在清風嶺開會——我知道你們商量的事情，但是你們相信我，我絕對沒有走漏過一點消息，我沒有做諸位的好細——不過諸位把舉事的日子定的太遲了，這是大錯，時機很緊迫，我們需要趕快，——大鵬已經是諸位舉事太遲的好徵候了！

史 我們打算在中秋節起事。

陸 太遲了，我雖然沒有參加大會，沒有在大會裏宣誓，但是，我要求我們要立刻起來，我可以發動一團！

梅 你可以發動一團？——

陸 我一團的弟兄都願意聽我的指揮！他們都願意爲了祖國戰鬥，可是遲了必有變，土匪正雄會解除我的兵權！

傅 那末你的意思是？——

陸 並且我對大家也有一個要求，我的章明，現在還關在牢裏，現在生死不明，萬一她還活着，希望大家幫我救出她來，搗碎鬼子的牢獄，她也是爲了祖國——

梅 好吧！我們願意跟着你幹。能夠在現在幹，何必一定要等到將來，當我們在清風嶺開會時，事情還沒有這樣緊急，現在誰敢保證沒有別的變動，鬼子的心是難以猜測的，我們就決定在——

陸 明天！

傅 明天！

陸（對大家）到明天，大家都武裝起來，等各山頭的舉火信號一起大家就一齊拚命，

直搗鬼子的巢穴，我那一團弟兄可以做大家的後盾，我們要一鼓而下，把鬼子在我們這四鄉裏的勢力全部摧毀！

大家（同時）好！好！

——燈暗，幕——

第二景

景 山徑。

有人從後面山巖間下降，有行路人過山嶺，隱約可見！絕壁遮斷遠景；最前一岩石突出，灌木叢生。

（魏扶弓至。）

魏（四處瞻望）他一定要從這條路上走，到××去沒有第二條路——我的事在這兒可以完成了！很好，這些樹林子可以隱蔽我，他從那裏下來，我的彈子，正可以打到！嘿，土匪正雄，土匪正雄，你今天算完了，我叫你跟關王算帳去罷！我本來

想做一個良善的百姓，從來沒有過殺人的念頭，可是你逼着我這樣幹——我這彈子既然能夠射孩子的頭，就可以取你的心！可憐的孩子你不會埋怨我吧，你不會把我——當我的手發顫，我的心發抖，而你——土匪正雄，還殘忍的對我取笑的時候，我曾經暗暗的發誓，這誓只有天知道，我的第二彈一定是你的心！——我說到就要作到！

（遠處有鼓樂聲。）

魏 好，現在，我還可以在这兒坐一會兒，人們不會懷疑我的！

（教書先生着新衣，搖擺吟詩而來。）

教 「白雲繚繞滿天齊」喲！……（發見魏）咦你不是魏大鵬嗎？你怎麼一個人在這兒，你怎麼逃出來的啊？你一個人在這兒賞玩美景，好的很，好的很，我正在吟首最近作七絕：「白雲繚繞滿天齊喲！喜慶之家慶有餘！」你聽見鼓樂聲嗎？這是人家娶媳婦兒，是古慶之家！「慶有餘」者，有好東西請我們這些名人吃，你

一塊走吧！「富貴之人全赴宴餉！滿……滿……滿……」古人七步吟詩，我現在一步沒走，果然做不完全，還是坐下談談吧！

魏 一個傷心人是談不出什麼喜慶事來的！

敦 就是有多大的傷心事，也該不管。「夫子曰：逆來者順受」就是這個道理。「方今時局多艱；人應及時取樂！」你明白嗎？這兒娶親，別家死人，這反正都是一樣的！

魏 誰跟福本來是分不開的東西！

敦 瞎，我擗指一算哪，大災難就要來了——聽見說沒有，在吉林省發生了山崩，黑龍江地全裂咧！

魏 山也會崩嗎？

敦 自然，自然！我仰觀天文，下視地理，就斷定要山崩！

魏 (感慨的)山全會崩，可見得人的權威更不可靠了！

教 鬼子當政，是謂逆天！倘逆天兮，大難必至！吾……吾……我們一點沒有辦法！

（二婦人攜小兒，窺探立山徑處。）

魏 我們天天都在鬼子的迫害下生活，實在也用不着天了！

教 誠然，自然！——我只希望種菊畝濠田！

魏 你要不如鬼子的意，怕那田也難種呢！（起立，瞻望。）

教 我們各人方便吧！你大概在這兒等人！

魏 是的！

教 你是惡虎嶺人嗎？土肥正雄那個王八蛋——哦，那狼子野心今天要從那兒來！

（過路行人語：「土肥正雄不來了，大水把橋樑都沖斷了！」下。）

（魏大鵬傾聽。）

婦（前行）什麼，土肥正雄不來了！

教 你有什麼事求他？

婦 唉，自然有！

教 你立在那兒，正好擋住他的路了！

婦 我就是要擋他的路，他過不去，才好聽我的話！

騎兵甲（急奔下山徑，向衆人大呼）躲開，躲開，行政長官，馬上就要來了！

（魏大鵬走下，急隱蔽！）

婦（激烈的）他來了！（她前進！）

教（對騎兵）這樣大水，你們怎麼過來的！

騎兵甲 水，水算得了什麼！水還能擋住我們的路嗎？

教 你們能夠在這樣大水裏行船？

騎兵甲 有什麼不能！再大一點我們都不怕！

教 奇哉，怪哉！說給我聽聽！

騎兵甲（沒好氣的）沒工夫，我要趕緊到營裏去報告，說長官回來了！（下）

教（沉思有傾，恍然大悟。）哦，對了！（吟誦）「富貴之人皆赴宴席，滿腹文章信不虛！」嘿，那打獵的那兒去了！（他搖擺着吟誦）「滿腹文章信不虛」下。）

（七肥正雄及祿多夫從山崖下。）

土 什麼，你說什麼？我是天皇的臣子，只知道服侍天皇！——天皇派我到這兒來，是叫我管教老百姓的，不是叫我討好老百姓的！——你想，還是天皇對呢！還是支那的老百姓對！

婦 我現在求他吧！（畏縮而前）

土 我掛那頂帽子就爲了試試這般老百姓的心理！這些豬我早就看透了，他們只配磕頭！

祿 不過——！

土 不過什麼，有頭給他們磕，還算好的呢！

(欲下，婦人跪長官前。)

婦 慈悲呀，大老爺，救命啊！

士 滾開！你要擋我的路嗎？

婦 救命吧，大老爺，我的男人下獄，孩子們都快餓死了！大老爺，我們是窮人，他

一天不在，我們就一天沒有飯吃！

祿 你是誰？你男人是誰？

婦 好老爺，他是吉利山上割草的人，我們全家天天都靠他割一點草活命，大老爺，

你想，那山連猴子都不敢去，可是他爲了要活命，就——

祿 (對士)太可憐了！長官我求你，放了他吧！這樣窮苦，就是有罪，也夠他受了！

(對婦)你趕緊遞呈子到營裏去請求，這兒不是地方！

婦 不，不，大老爺要不答應，我就死在這兒！他在牢裏已經住了六個月了，始終也

沒有過過一次堂！

士 混蛋，你要對我行強嗎？滾！

婦 大老爺，你要講公道，你想想看！……

士 滾開，把這個混蛋婆子給我趕走，我不要看這種混蛋的老百姓！

婦 (更進一步) 不，不，大老爺，我什麼全沒有了，我的孩子都快餓死了，答應我吧，——大老爺，看天老爺的面上，放了他吧！

士 你要再不滾開，我就一脚踢死你！

婦 踢死我吧！——我在這裏，你踢死我吧！把我的腦袋踢碎吧！我活夠了，你行行好事踢死我吧！

祿 這女人敢情是瘋了！

婦 (益激烈) 你踢死過不少的人了，爲什麼還留下我呢！我不過是個女人，又不能打你，又不能罵你，你踢死我還不容易嗎？

(凹徑處樂聲復作，漸遠漸低。)

士 我的隨從那兒去了，這太危險了！

祿 長官，隨從都被水擋住了！

士 你看，對待這個豬，我還太仁慈了——我還允許他們的舌頭放在嘴裏，他們還會對我講這些無理的話，——我發誓要另找新辦法，更加強我的統治，我要叫他們連話都不能講，我要割掉他們的舌頭，我一定要——（遠處弓弦響，一彈正中他的心窩，他用手摀心，搖搖欲墜，低聲微言）——我完啦！

祿 長官，天哪，怎麼回事？

婦（立起）行刺！暗殺！他暈啦，他要摔倒啦！一彈正打在他的心窩，哈哈！

祿 這從何處起，長官，你覺得怎麼樣！

士 這彈是魏大鵬射的！（跌倒！）

魏（在高崖上出現）你既認識我，就請不要連累別人！你完了，這個山野裏現在自由了！你再也沒力量陷害老百姓了！（自高處墜沒！）

(民衆自四方奔來。)

「什麼事？」

「什麼事？」

(教書先生亦急忙上。)

教 有什麼事啦！有什麼事啦！

祿 土肥正雄長官被人暗殺了！

民 被誰殺了？誰被殺了？

(大家圍成一羣，土肥正雄作手勢，遠處喜樂聲大作。)

祿 作什麼？——你要作什麼？

(土肥正雄死。)

教 (跳到土肥身邊，一步一眼的) 嗚呼！哀哉！尚饗！他死啦！

祿 趕緊追刺客，快——啊呀！叫我怎麼辦呢！

教（又復在屍身前吟誦）「喝過喜酒兮！又來看死人！看過死人兮……」

祿 你給我滾！

教（急走）「叫我好開心！」

祿 還說！（踢他）我抓你去！

教（逃下）你，你配嗎？（下）

祿 嗚呀！怎麼辦哪，怎麼辦哪！

（遠處喜樂聲復大作。）

第五幕

景 如第一幕之第二景，後面右邊的營房及木架於開幕時正轟烈的崩倒，火燄冲

天，左邊的羣山上亦有火光，村中銅鑼齊鳴，人聲沸騰，時將近破曉。

男女老幼都從崩倒的營房那邊跳躍歡呼而來。各人都舉着火把，揮着從營房

上折下來的木料碎石等等，飛舞着——在這羣人中間有獵人，漁人，牧人，

施梅，教書先生，傅洪年，魏大脚妻兒等，後面不斷的有人走來。

獵 半房倒嘍！

衆 半房倒嘍！

施 日本鬼子趕跑嘍！

衆 日本鬼子趕跑嘍！

牧 這就有好日子過，土匪殺掉啦，土匪殺掉啦！

教 從此見光天化日了！

華 (持竿，竿上懸帽從中奔過)土匪的頭來啦，土匪的頭來啦！

牧 (大笑)哈……

傅 孩子們，記住今天，等到頭髮白了也要記住今天！

(梅三同包文信從人背後且談且走擠到前面來，眉飛色舞地向大家呼號着。)

梅 婁司登的營房被我燒成灰啦！燒成一片空地啦！日本鬼子都逃光啦！

獵 雜能的營房呢？

梅 雜能的營房是陸侃言攻破的，也被咱們佔領了，韋明小姐也救出來啦。

牧 (揮手問)土匪的頭沒有割下來嗎？

梅 那你問大鵬吧，老頭兒。

包 (懊喪的叫喊着。)老頭兒你說多可惜呀，等我找到那個土匪，他已經被大鵬射死了，沒有能夠親手殺死他呀！我只在他的肚皮上戳了一刀！

收好小子，你幹嗎不割下他的頭來當球踢呢？

梅 他的頭已經臭啦！哈……！

傅 陳侃言同韋明呢？他們怎麼還不來？還有大鵬呢？史國雄呢？

衆 對！把大鵬找來，把史國雄找來，都找來！

（華兒又持帽竿上。）

施（搶下帽子擲于天空）咱們，把土肥的頭當球踢吧！

（衆人歡叫，帽子在天空擲來擲去。）

（華兒在奔跑想搶回帽子。）

華 給我呀！給我呀！那帽子是我的！

傅 那帽子該保存起來，那是我們用性命同熱血換來的！

衆 好！收起來！咱們每天對他吐吐唾沫。

衆（大笑）對！對他撒泡屎吧！哈……！

施 看！陸侃言跟韋明姑娘來啦！

（陸侃言及韋明並肩而至，眾人歡叫，陸等亦揮手爲禮。）

梅 （歡躍迎去，拼命地拍着陸的肩膀）陸侃言真是英雄好漢……有你的！

陸 你才是漢子，婁司登的營房不是你燒的麼？

獵 （遠處叫）陸侃言，你殺了多少的日本鬼子？

陸 （舉手歡笑）兩百！

牧 兩百太少啦！

陸 那末就是五百吧！

衆 （大笑）哈……

（韋明奔向大鵬妻，相互歡呼着。）

（史國雄突然在高處出玩。）

衆 （歡呼）史國雄來了！

史 (用手勢止住大家呼叫，沉默) 弟兄們，不慌快活，——土匪雖然殺了，婁司登，

雜能的營房雖然佔領了，日本兵也趕走了，可是我們的大事又來了！

獵 還有什麼大事？

史 你們以為日本鬼子被趕走了，就此罷休了嗎！

衆 (紛紛問) 怎麼樣？

史 (稍停) 土匪被殺了，他的軍隊也打潰了，日本鬼子又派了一聯隊攻打我們了！

衆 (驚) 啊——！！

獵 那就跟他幹！

梅 幹！殺光日本鬼子！

施 不幹不算人！

衆 幹！

史 幹——可是我們怎麼幹——我們這末亂七八糟地，就可以跟日本鬼子正式軍隊打

嗎？

陸 這個不用怕；我有一團人可以抵抗他——可是諸位你們大家相信我嗎？你們讓我加入嗎？

史 （舉臂歡呼）歡迎！

衆 歡迎！

陸 不用歡迎，這是我當軍人的責任，我應該保護大家！

衆 好！陸侃言，說得好！說得好！

史 可是諸位，我們自己呢，——我們自己三千人也要組織起來，我們已經舉起槍桿了，我們要趕走日本鬼子，大家武裝起來，抗戰到底！

衆 史國雄說得對！

衆 說得對！

史 那我們就加入義勇軍去！

衆 好！加入義勇軍！

史 能去大家統統去，我已經跟三江好接好頭了，我們三千人跟隨侃言的一團弟兄統統去！

衆 好！加入義勇軍！

包 可是大鵬呢！

（大鵬在山峯上出現。）

魏 弟兄們！大鵬回來了！

衆 （歡叫）大鵬！

（華兒奔上山去抱住其父。）

（大鵬抱了華兒向下走來。）

梅 （向上叫）大鵬你也加入義勇軍嗎？

魏 加入！弟兄們你們怎麼幹，我大鵬也怎麼幹！

Some way
of me in school
Same way
of

民 族 萬 歲

衆 史 梅

好！加入義勇軍！
中華民族萬歲！
中華民族萬歲！

Hallow at home
to
English Warlord
to place
a bit of meat
time at
American a place

Hallow at
have daring
to see

民族萬歲
民族萬歲
民族萬歲
民族萬歲

——幕落——全劇完——

which are 4.

which are 4.

are 4.

好
曲
節
三
自